



07381

舉未嘗自怨更刻厲至廢寢食以處治乙卯領鄉請文連上

春官不偶正德辛未例銓次君慨然曰官無樂事願視所自

立冢宰楊公試而奇之宣首選得拜官知海州會時大侵人

休兵戎君下車以其閒曠地募民更佃且資所缺民咸奔走

之夙夜飭兵政繕樓櫓浚隍塹密授方畧迎獲賊黨陳政等

州民賴以無虞御史黃公署其考有愛民守已之褒凡增墾

田六十五頃戶六百口萬有六千有奇旣嬰疾猶扶憊視事

不輟至易簣享年六十君韻宇闊畧有直氣伯兄景淵蚤世

撫其孤如子食指繁舊第不足容剝別墅携二姪居之處鄉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二十八

族有恩交際無鈎距以故人多德之娶王氏有內行振和女

兄也子男一卽邦采邑庠生女一適郡庠生蕭恕邦采戲而

文君嘗曰吾躬不羸殆將啟吾宗乎繫以銘曰荆之璞兮孰

云非玉遲而售兮竟繚一就有毀不追兮余將尤誰尙輝其

岡兮後祀之慶

贈監察御史前訓導徐君合塋墓志銘

自周衰教民之具闕畧郡邑之柄其化者無一命之寄而所

求于士亦未聞書其德行道藝而糾其過惡也廣府鉅縣息

偃在牀起探賓興報屈指默計可入某格矣荒僻之陬慘慘

劬勞如課子姓而不能成成矣而秩滿不能待卒落莫以老  
嗜其異矣攷於朴軒徐君之事深有感焉君諱旭字啟東宣  
城涇人自幼端重儼然有成人之度比入邑庠益博學自飾  
事父本饒翁以孝居母黃孺人喪無違禮質疑考業者相踵  
董兪憲綱中丞傑皆出講下自邑大夫博士折節推賞謂陟  
顯仕樹勳名矣及紳鄉書上南宮顧入乙榜拜隆慶學正隆  
慶介在沙漠重以師旅之困君與李州守龔毅然以抹衰敝  
爲任試生徒高下而督之改課說書晝夜有定規長者導以  
引進後學幼者勉以隆師親友有不孝其親不弟其長不睦

其族者必逆斥之諸生始翕然知齊魯之教又協修文廟及  
于齋廡號房甲於闕外凡七年以外艱去攀送者直至京師  
除服改德州三年教之如隆慶以抗御史爲所啗凡九十人  
入試不錄一人秩滿當左官隆慶之第者辛禮孟全疏陳君  
律已教人鑿鑿有成效如禮等宜得爲之績吏部以例格之  
竟授錢塘訓導俯首就官八年不渝其初嘗主河南試有介  
同事者以私請厲聲叱之曰吾與君生平讀書欲作何等事  
功今乃敢爾縱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乎鎖院首榜其  
名黜之有御史以同年巡鹽課相得甚權富商日候顏色竟

不假一言御史察之嘆曰世有廉介謹飭如吾敬東者乎移  
文提學廣其學之士君執不可曰杭之三學首府次仁和次  
錢塘士之數如之茲舉也異其常人謂斯何卒均之年六十  
四以成化乙巳六月二十九日卒于位藩臬交口痛惜以爲  
未盡其才也舟歸渡金山中流柁折舉家伏柩以哭俄西風  
作忽艤蘆葦鳴呼君之行鬼神知之矣妻余氏執婦禮甚篤  
善則相將未善則從容以諷有朋友之義人以是卜君之刑  
于家也子四長中次和次心次冠冠由鄉薦歷教清豐浮梁  
知都昌餘干事以才能旌擢貴州道監察御史考績贈君如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

其官而妣爲孺人踰年出守吾吉廩靖不擾以光君之世範  
間走書山中曰先考妣之棄諸孤也不肖奉塋于本里之竹  
觚東岡三十八年矣顧志銘未備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立  
言君子爲徐氏不朽之光嗟乎以某之拙訥也其何以對侯  
之望辭不得命爲按狀志之而系以銘銘曰嗟俗尙之隄隘  
兮侈高位而訾卑惟絜行以量位兮繫先民之成規負乘以  
叢憂兮孰與抱關而自怡猶朴軒之耿介兮胡僕僕于四方  
車堅而馬良兮雖弗載其奚傷鎮于之英兮賁此東岡後有  
攷德兮允矣不亡

北山劉封君墓志銘

劉氏出晋安成太守遐至宋龍雲先生弁益顯國初仕節翁始徙浮山富而好施有子曰貴良修文行植松竹梅以自友孫曰拱政剛介好讀書以冢子秩貴封刑部員外郎君之王大父大父也君諱穉字幼立別號北山儀容偉然議論慷慨進退有規矧常從伯兄學于京師亟爲彭文憲公所賞比入邑庠嘩然有聲稱而偃蹇場屋君不以自恕窮寒暑益奮旣連遭內外喪遂息意進取曰學豈爲科舉設哉進不得用於天下退可以行於庭戶里閭之間於是齊家政篤教于弟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一

而從子浙江僉事藍大興尹子明先後登第冢子子厲亦舉進士宰折之嘉善三年以廉能旌封君如其官入爲御史蒙恩例改君如其服制詞有累世名家一鄉善士停行孝弟博涉經史之褒君益自貴愛以荷寵恩足跡二十年不入城郭有司正鄉飲大賓之禮致請始一往日與叔兄封大興尹程以詩酒相娛樂撫仲兄穉之孤經紀嫁娶不問其償歲時過逢鄉黨周旋浹洽或有過惡輒面責之而以曲直求質必委曲開導無不帖帖以去將終召其子子讓子傑孫汝輅汝輻等誨之曰吾少受父兄師友之教無能用於世而立身大節

不敢有虧汝等以士爲業幸而見用當以古人爲法以閭里宗族爲念縱不能爲之利慎毋爲之害時正德辛巳八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四娶李氏封孺人先君一年卒從子都御史孟爲之銘稱其娠賢趾慶于宗有焯而子婦孫曾且載于石矣諸孤復萃君之羣行累然來徵銘憶侍先易齋大夫獲聞前輩典刑蹇蹇有當官之志不敢肥其室家而其父兄弟率瞿瞿禮法中不閤有司不撓比隣故文獻章於東南邇來麤鼠益益豺狼衢路是重君安成之耻也跡北山父子之間其尚有古之餘韻乎是宜得銘銘曰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二

傳矣浮山桓桓御史爰有佳父以成佳子何以攷德天語在耳悖行孝悌名家善士頽流日決古道莫砥史氏有詞以憲來祀

封翰林院編修前分宜縣典史應翁墓志銘

閭胥黨正之教廢士爭修其言以逐世資而所謂六德六行不復賓興于王廷天下靡然以詞藝相雄長而不自檢於子臣弟友之則故俗漓而政圯吾嘗博觀于時思求好古之士以爲世楷式庶幾有聞風而起者台之仙居有篤行君子曰慎齋應翁以忠信孝友洗濯其身孚于宗族閭里以達于民

而淑其子孫年八十四而不爽其度以終嗚呼是亦可以立  
儒矣翁諱昌字克盛甫晬而孤鞠于母氏陳稍長讀書知大  
義卽務爲躬行爲吏藩司盥手奉公不以利自汙嘗走京師  
白母之節得旌表其間有日者言母壽當盡卽截日斷酒肉  
羹自罰苦以延親齡徒步走至徐血趾而後登舟比抵台聞  
兄雲病疫乘夜走山谷百餘里穿虎豹羣以歸日焚香視藥  
物凡再越月兄愈而後卽安比尉分宜俸入雖薄盡移以養  
母及贍兄姪與族之貧者自奉惟敝衣糲飯晏如也蒞官勤  
敏毅然無所撓理滯獄督逋賦治賊吏豪民凡十餘事上下

翁然稱之袁之四邑丞簿尉自國初百五十年惟翁列名  
宦中三年朝覲上疏乞致仕以養至徐聞訃五日不食比  
歸亦如之比塋廬于墓得痲疾衆強以還終禫制寢苦不入  
室時年六十餘矣每遇二親忌衰麻號擗竟日不食及八十  
時家衆扣首以請始進一餐家計甚困極力營大宗祀以祀  
先及建考妣墳庵二所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俗貧  
者備質物以俟有秋每來告卽舉以假之雖衣被褻袍無所  
靳里中吳氏子客死于京躬爲殯之又力還其喪畧無算報  
意其誨二子良賓率以身教每讀書至古人忠義處則召而

戒之曰吾小孤不以備發身汝等出仕當思君體國以古人  
爲法良既登第入讀中秘書以翁老歸侍十餘年蕭然山中  
講學授徒以養翁怡然安之 今上入繼大統布詔至台翁  
讀之垂涕促良使行曰茲汝報國時吾尚健及見汝之有立  
吾志遂矣良奉 命入京授翰林編修得封翁如其官未幾  
以直諫杖闕下幾絕而蘓念翁之遺也將圖歸省奉

命唐藩還抵汴南行而遽聞訃號擗奔喪率循翁之制舟過姑  
蘓遣使廣德以墓文爲屬守益與良同道而相長異姓兄弟  
也翁之高節駟行雖微請猶將闡之以風厲來世曾大父諱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四

翁之大父諱文正父諱宗儒世篤孝義翁初配徐氏早卒繼  
許氏知書有內行以子貴贈大孺人繼孫氏包氏皆未逾年  
而没子二長卽良次賓邑庠生孫男三本木材孫女五卒以  
嘉靖甲申八月十四日塋于明年某月某日地在邑西之水  
南銘曰

世尚言以競位兮棄周行而弗履雖位豐而行約兮紛負乘  
而可泚相蒲亭之鸞鳳兮翔千仞而高舉彼梁竇之炫赫兮  
羞羣鴟以競鼠吁嗟愼齋兮與古爲侶位不酬德兮天錫之  
齒善慶孔彰兮亦有孫子我最其藏兮百世之矩



周母歐陽氏墓志銘

周友乾式有母之喪予使往吊之泣以墓石爲請予固辭之而請日力且以狀來曰範非敢誣親以微譽也自吾母結縗歐陽以歸吾父也勤無廢事和無忤物年七十有三而衆莫之非也蓋其尤難者爲異母吾兄策姚出也吾母撫吾兄視範撫吾嫂於吾妻有加焉撫吾之子文武與兄之子旦召夔伊雍然也凡入吾家者不知異出而吾兄弟子姓亦不知也是以願假一言以昭示吾宗俾爲異母者知所慕庶世道賴之嗚呼予何愛一言以爲世坊昔魏芒慈母之言曰繼母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五

如母爲人母而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使是道也明於天下彙倫有不歸厚者乎銘曰  
彼鳩有子均其食兮誰令慈母而生之羽翼兮有鬢者媛譚而佻兮視彼簪笄不如鳥兮大史昭潛爲女誠兮百世其徵之罔俾壞兮

賀母王氏墓志銘

永新賀文化將塋其母命其子世采來謂銘曰宗德不幸不及事其父賴母氏矢節而育之以齒於士命之不猶不獲策

一名以爲光寵而家殫削落無以爲棗栗飴蜜之養今復溘然至于大故蓋世之不得於天未有若孤之酷也吾兒幸受學於先生若惠賜之辭以昭吾母之幽庶其少道不孝之誅乎予曰傷哉文化之心也聞諸古之君子以不辱其身爲報其親如以富則猶頓腴矣以貴則三桓世祿矣以文詞則孔惺昇銘矣往語而公務立其大者勿庸是空戚戚也未幾復來謝曰子之教敢不敬服抑吾母之塋虛其所以俟願子之終哀之也旣小祥矣世采惻惻以爲請不忍無以慰之廼刪其繁以納諸玄室曰孺人王姓諱秀瑩安福汶源世族年十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六

八奉其父遵翰翁命歸于賀君誨及事其姑顏祖姑尹款曲有節度甫九年而夫歿撫孤治生毅然無搖志辛苦三十年授室諸子外應門戶內酬饋親屬咸不失故態比老傳政矣猶勤劇不自懈以正德庚辰十月四日卒得年五十有八塋以十二月六日墓在其里之草仙子男四宗德邑庠生宗銜宗術宗復復早傷孫男十一世芸世采興旺榮蘭昌芳華老承女二適龍才顏丕洪繫以銘曰

維婦百行節爲先有能矢之至華顛哀哀孫子銘新阡追思艱苦淚如泉丁寧至孝有本原敬行遺體思軋軋節孝之門

天所憐

封恭人屠氏墓志銘

恭人屠氏諱桃淑字歸宜淮之沭陽人萬全衛經歷諱晟之女廣東按察司副使胡先生之妻河南道監察御史效才鄉進士效忠之母也以先生貴封安人以子貴進封恭人嘉靖乙酉七月卒于家距其生成化乙酉享年六十以明年十一月某日塋于石橋之陽孫男四曰應恩應捷應嘉應吉女二曰越秀菊秀初屠氏以貴望于鄉而萬全翁倣儻負大志理家有矩則故恭人得以克其淑質受孝經毛詩及女誡列女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七

傳通其大義奉以周旋每遇議昏翁輒謝卻之一日入城于日者邸見先生題咏悚然異之俄而先生至顧瞻良久曰胡子真佳婿不煩媒妁而定比恭人歸恂恂恭謹親操井臼治酒漿雖洒掃浣濯不獨委人舅封君承德郎喜謂姑趙安人曰古云娶婦須不如吾家顧在人耳先生兩舉而薦于鄉又四舉而登進士其間食苦茹淡更相砥厲內人有談屠氏資賄之盛者怡然遜謝而已及隨任南刑部安人病滯下親滌巾帚革則手掬所遺以入廁踰瓜指皆赭屬續以巾承口沫拭而懷之先生陞任于閩承德公以衰白倦行卽倣裝東歸

拜堂下日入子舍治具因侍者問意所安徽有風指卽顯承  
之承德公樂衍衍然忘其子之違側也先生性嚴重恭人以  
禮相之事無專制尺帛一錢必以請家人或止之曰吾欲示  
爲婦者法耳遇二子恩勤篤至及先生課之嚴雖箠撻不爲  
請曰愛其子固當如是效才登進士令東陽以政最擢爲御  
史而效忠亦舉于鄉中外嘖嘖出侈辭以壽恭人曰是奚足  
多母墮其家聲斯可矣閒居卽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諸  
婦及羣從女子闢雕桃夭之篇日夕訓之且反覆推明其義  
至浮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有尼善幻說俗爭延之一日求

見麾之門屏外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已而尼以淫敗聞  
者智之先生之入廣也庶陳氏偕行踰年而舉子報至喜曰  
枝屬蕃衍家之福也未幾至于疾病曰是兒吾不及見其成  
也悉所遺簪珥封之謂二子曰謹付三郎又曰吾不得與汝  
翁訣者天也汝翁素長者嘗恐負之今免夫效才等旣哭就  
位則請命于廣謀所以列于墓者先生報曰茲事重大非託  
諸名士可信于後者文雖美而不傳然婦德不外章非有一  
日道義之雅者文可傳而不實廼命門人相棟狀之命益銘  
之嗚呼先生道義之訓童而聞之狀未有成也其可以望美

而傳乎先生義問日宣加于上下而御史昆弟檢身蓄德以  
光封緒所以永恭人者將於是在銘曰

婉婉恭人維德孔純維行孔良分琢石垂訓罔有不信以爲  
女坊兮夫德日邵孫子其肖之百世彌章兮

明故封奉直大夫白石劉君偕贈大宜人王氏墓志銘  
吾邑三舍劉氏文獻望于南里以南唐尙書適爲始祖歷宋  
元科貢嬋媿至文懿公宣以尙書繼其世而晉軒公戩及弟  
爲諭德以節義文章同顯 憲廟時至白石封君諱昉字伯  
象凡二十有四世矣曾祖丕嚴博古有遠識以晉軒貴贈翰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三十九

林編修祖景隆豁達有長者風父朴齋挺精于醫能以其術  
濟人君幼學易于從兄新寧尹曉及節菴王別駕鑿得其肯  
綮爲督學者所器以優等廩于郡庠於曲學小說及奇詭而  
戒裂者悉屏絕之與人寡合不輕取亦不輕予或謂其吝不  
改也凡七試場屋不得舉以例應貢會仲子佃領鄉薦同計  
偕上春官及佃成進士鄉縉紳勸勿授官喟然嘆曰吾平生  
辛苦亦欲以所蘊小試之兒曹前程非吾所與也遂俯首教  
諭青陽立課程講經史劬劬佔俸如未仕時諸生有過藉記  
摘發異其改而後已時刑部郎張子牧治縣禮而諮以政屬

歲大饑以賑濟委重焉躬履荒僻驗貧富眞贗以權出納其  
菜色鶉衣者倍卹之奸猾不得爲慝全活甚衆唐柱史曜獎  
之曰善教善守云佃知武定州貽教剴切三載舉學于上下  
考最出青陽適君寢疾執佃手曰吾望汝來渴矣吾欲南還  
省汝祖以從吾所樂報國之責汝任之矣力請歸休佃奉以  
至家疾稍瘳佃乃考績于京蒙 恩封奉直大夫贈母王氏  
爲大宜人而君以疾先卒矣宜人廬陵碧溪望族處士某翁  
相攸以歸君綜理家務細大有程度雖繁劇裕然以故君得  
肆志于學朴齋翁樂賓友濟醫藥戶外屢常滿應命無倦教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十

諸子以義方待媳以禮宗人稱範焉先君十年沒以庚子季  
冬二十有七日塋于里之側岡卯乙山西辛向子男四長佃  
邑庠生次卽佃由武定陟工部虞衡員外郎次佃次位皆業  
儒而天女一適汶源王渾孫男六通邁遜邇遐逢女三尙幼  
諸孤將以嘉靖庚戌孟冬某日禮塋于側岡而合藏奉治命  
也銘曰

巍彼三舍兮如鄧林藪匠石薦之兮濟濟栲榘支懿晉軒兮  
其光如斗爰有白石兮厥孚盈缶小試青陽兮曰有教而有  
守碧溪溶溶兮比德以耦虞衡之彥兮式宏厥后側岡藏璧

兮寵光孔厚銘以相之兮尙曰不朽

叔父重齋居士墓志

叔父諱贇字恢弘別號重齋居士封評事毅軒府君叔子而易齋大夫叔弟也府君性至孝樂善嫉惡毅然無所撓而大夫濟以寬易施於有位用顯我鄒氏叔父行第三資性獨類大夫無機械無暴戾坦率慎重以行于鄉族府君晚病淋大夫率叔父吮之痛苦稍減鄉族稱貸者暮夜必應其急銖積寸釁遂擁厚貲然未嘗有爭競卽鄉族有爭競必委曲排解之恂然無背面語故鄉族有義約及有丈量大役必以公直

東廊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十一

首推逆濠之變陽明先師召益從軍中衆咸臧縮叔父慨然遣泰兄同行曰吾姪盡君臣之義吾兒亦當盡兄弟之恩執手別諸門曰子何情而無恐益對曰亂臣賊子天必誅之忠臣義士天必相之比歸叔父迎諸門交手仰指曰子不負天天亦不負子及謫廣德擢南都扶病而歸恒以天道相規切晚年剖斗折衡漂粟以恤貧乏鄉族方望其遐壽也而嬰疾宿留遂以不起嗚呼痛夫生以天順庚辰閏十一月某日卒以嘉靖癸巳三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擇以十二月某日奉柩于魚形叔母吳氏以勤儉比德凡米塩棗粟雞豚蔬藝絲

理不遺叔父之疾也以勞瘁先卒子男二守泰守中謹厚世其業女二適王承德倪澹孫男三遜業舉子遵某尚幼女三曾孫男一叔父將終命益曰子誌吾墓益蒙叔父之德牖誨扶植惟恐其無成也是用茹哀彙行以告于不朽

封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

聶氏自新淦徙永豐初曰磊源次曰下市次曰雙溪國初曰達和英烈有古壯士風塵金帛募兵結團伍以障鄉族是爲雙溪始祖至封華亭知縣水雲公四世矣曾大父敏柱以督運客死楊孺人緝草廬率二孤若之以矢其節大父汝璉判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十二

股和藥以瘳母疾父日聰事繼母亦以順稱公諱鳳字玉治身長而癯高額廣額兩顴突起髭髯虬蟠瞳光炯炯射人以豪氣自負弱冠出爲塾師怒其相狎也竟長揖棄去屬伯兄本治以盲廢季弟敷治尙幼遂毅然承家政應門禦侮惟恐拂父志成化甲午夏雨暴漲漂從父棺以去父頓足號曰汝速追之卽浮流里所方及棺棺轉而歷復躍以抱再壓再躍始迴洄扶拽以歸自是得氣疾遇寒暑痛不可忍醫診之曰是當時出死力鬱氣在肝鬲間公曰此父命也卽雖以此終身予何悔焉常被酒夜歸父意不樂也怨艾無所容以墨鏡



忍酒二字於臂至老不復飲艾晚歲爲袁氏所誣官不能白屬纊命曰袁氏之讎必思所以報之喪未旬日操鐵椎領二力士執讎而毆之破額折股血淋淋被體袁氏鼓噪欲禦之瞋目大叱曰所不致汝死者以有法耳衆辟易而散正德辛未聞廣流賊突入縣縣不能禦民惶惶回竄公嘆曰使我得長千夫當一隊豈使鼠輩至此命子姪護婦女入山而身殿之賊至間始荷長剽徐徐而出賊愕嘆尾之行數里不敢迫已卯有強賊破垣逼寢獨持鐵杖伺門側賊投火燭其獨也遂突而入奮杖擊一賊應手仆一賊擁盾入復擊復仆賊呼

譟移時卒不得逞而去每當暑乘月卧松林及行吟荒墟中常見妖狐弄影及野哭作鬼聲恬然不爲動特嫉惡大嚴人有過輒面折之間郡縣政不便民必蒿目憂民之憂以是斂羣怨而士君子亦以是知之中年家日落卒無他營惟隆師友教子每先富人嘗語豹曰吾奕世種德當於汝輩發之以吾星命之學當某年連捷作某官某年遷轉其後豹薦于丙子第于丁丑宰于華亭入爲御史出守蘄州皆不爽其數華亭績聞封公如其官而配爲大孺人制詞有剛方孝友之褒鄉人嘖嘖以爲身食其報云旣拜服命惟以祭祀慶弔餘則

巾屨如故當農務殷時不離桔槔耒耜事親舊笑之曰兒作  
御史封君猶作農夫邪公亦笑曰封君無妨於農夫農夫亦  
無累於御史傳者以爲美談聞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呼豹而  
囑之曰爲聖賢孰與爲公卿爲公卿父孰與爲聖賢父於是  
蘓州因歐陽子德以問學卒聞格物致知之要檢身迪吉士  
類推慕之晚年尤嗜山水作亭五巖雙江之勝名曰水雲人  
稱之曰水雲先生娶同邑鄒氏詢謀處士之女以齒德相高  
子洪質直酷似其父豹卽蘓州守也嵩道旭宥俱早歿孫靜  
邑庠生曾孫棟沒以嘉靖辛卯九月十三日得年七十有四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十四

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塋于隣寺北塔山之陽又二年蘓州  
以狀屬于黃子弘綱而以銘屬于守益守益覽狀而嘆曰古  
所稱若智若勇若不欲若藝世未嘗乏才也而成人者鮮則  
文以禮樂之功未講也若公者所謂卞莊子之勇可以成人  
者非邪克抱棺之勇則可以死孝矣克擊賊之勇可以死忠  
矣公往矣禮樂之功是在吾蘓州能成其身斯能成其親矣  
再拜而爲之銘銘曰

運固木強古稱近仁孃孃巧令日以蝕其真相彼岩栢磊砢  
多節可斲可斤膏之以朽木曷雕而聞灑灑者水澁澁者雲

合而雨下土變化網緼在其後之人卽在其身

改齋王君墓志銘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配胡孺人  
忍死歸其喪伯兄恚仲兄愚奉任大宜人命以季弟恚次子東爲  
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尙未克塋彭山季侯謂竹墟屠侯曰吾有  
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庀塋故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閔于官卜吉  
縣東之蹊徑耐于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  
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埃胡孺人孺人泣謂恚曰而兄所與遊率  
海內豪杰然其密邇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恚至其詞甚哀相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十五

與淚潛潛下志曰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大傳導其  
家于吉自南唐虔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徙泰和自宋戶部侍  
郎知諫院諱贄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說書授官  
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瓊酋祖諱且少  
傳吏部尙書贈太保謚文端有傳在國史祖諱稹好學篤行文  
貞楊公作說玉以擬其德考諱球歷官廣西太平府孝友仁惠  
整菴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  
于鄉是時豪彘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  
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以出入及遭外艱塋祭不愆

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  
列獨不爲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才所不能悅人以  
美辭而眩是非吾心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  
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  
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怵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  
曰鄙夫非尙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爲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

大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  
輕身維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十六

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闕景翰書  
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贊軍議曰  
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趨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  
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寧藩變作褰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  
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自遠請業益盛隨材曲就語疊疊不  
倦諸生傳錄而宗之 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

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慶人功  
帶文九品俸預修 先帝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克經筵講官  
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評不報

旣而文端公瑩有水患得請改莖矣七月之望復預伏

闕疏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鬻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寮舊相率贈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洟涕泣者配廬陵胡氏其父太學生宗大選於諸生而歸專一而順協相以濟常置側室竟無子有女二長適同邑張司空之孫庠生律次未字今適鄉進士劉教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世衰學湮往往遂時好以羊鼎自飫其崛起者分門標榜臨深谷以爲高而無欲之要太公順應之學直蹶踣而莫之任若改齋所立加人一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十七

等矣而孳孳親師友如弗及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實復趨小瀛與甘泉湛公切磋所謂動靜兩忘者將融而一之以究大業以益之不敏方約卧雲玉華玩月武功以盡償所願大命不永甫四十有罪坐夫天之不相斯文也改齋資稟學尚而克以學力視豐饒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飄巨石綠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贈廣德詩道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爲俎豆計改齋笑曰大丈夫當爲天下萬世俎豆胡戀戀於兒女子今果祠

學宮如所言云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祖徠松温然其和似昆山玉涇野呂公叙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爲確論銘曰

玉有時燬松有時剪維路維蘧百年其蹟以忠耐孝承委于茲嶺

明故贈山東道監察御史洪公墓志銘

嘉靖己丑春三月二十有三日婺源洪公輝卒權厝于所居芝山之南踰八年其子垣成進士宰永康有聲入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得贈公如其官而封母氏余爲太孺人廼與其兄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十八

坤均弟圭謀改卜于沱川青山嶺之岡以明年月日禮葬焉時御史方莅淮揚持其寮友陳君修狀以徵銘於山房曰昔諸君子之倡斯學也先君實神馳而愛敬之故垣獲切磋焉公聞而圭復灑掃門下兢兢不敢惰繫行先君之志也幸一言誌之以慰我存亡嗟乎學湮教微世爭以科各權利課子姓訥訥然以爲康莊也而迂視聖學愀然若荒郊曠壤無所於利間有奮起者則羣聚而訾議之公獨慨然督諸子於學而徐論非笑者曰晦菴先生非吾鄉之前哲乎觀於道命編何嘗不蒙訾議其識度加人一等矣洪之先有菊坡居士尋繹正

學不求聞達有得則筆于冊或時發諸詩歌世爲官源望族  
至公之考榴以疾早世而母余氏年二十有七矢節以撫孤  
繼姑爲媒孽者所惑將奪而嫁之節婦携孤依舅氏拮据支  
吾手自規畫徙居芝山公在稚年重負家事磨心礪志思以  
身振其世於紛華利欲泊如也節婦性嚴毅家人少有過未  
嘗假借詞色公率妻孥循教令雖至終年秩秩如少儀其與  
人交洞見肝腑以信義自許弱冠與同鄉胡氏子偕往樂平  
道遇同行者暴病死爲具衣買棺殮之土人以計見誣竟不  
爲辯而事亦白舅氏嘗患疫屏卧萬山觀中親族家人遠避

不敢覬戶獨留侍湯藥月餘賴以瘳中歲家日艱同事負者  
尙數百金或曰若是其迂也蓋不訟以取給曰舊與之交而  
今訟之懼蹈衰俗之薄也且彼亦窘而急責之償是以火爍  
焦釜其將若何卒不聽同鄉江某貸於余某嘗託爲之約江  
后折閱不能酬戶僅有田數畝盡輸以代酬之節婦微不悅  
踞請曰不敢失義耻傷母氏之節也衣服糞殮時不繼處之  
終無戚容鄉人咸仰其篤行云公生而孱弱骨隱如瘠有相  
者曰君壽不過二十節婦聞之甚懼及踰其期諸子皆秀發  
相者復至嘆曰此君之心非貌所知也噫公之篤行神明勞

之矣是宜銘銘曰

寧衆爲迂兮罔蹈于薄寧身爲寔兮罔爽其諾殮死而誣兮  
侍瘞以藥嗟予心之所安兮其奚忍於自鑿使擁貲而都位  
兮何患于惠之弗博栢舟丕承兮如耕而穫宜爾義方兮亦  
孔之焯

蒙菴劉君應占墓志銘

吾友蒙菴劉君應占望出叢桂以宋水部南昌郡男德音爲  
始祖至太常寺丞稅徙居山頭洪武有諱子遠者以明經薦  
不起教授于鄉祖諱威封太理寺左寺副父諱潮號東軒以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十

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官至廣西按察使有傳在郡誌母高氏  
加封淑人應占以弱冠舉庚午鄉試第一明年登上第選爲  
庶吉士又二年授翰林編修考績進文林郎預典庚辰會試文  
衡 皇上嗣統上䟽陳時務四事同修 先帝實錄以經筵

恩受錦服銀牌之錫其父歸守東軒公制服闕北泊臨清如  
有所不樂飄然南歸旣而有新例翰林政事䟽通者皆外補乃  
授湖廣布政司叅議卽上䟽致其事時年三十有八矣歸之  
五年癸巳六月十二日卒于家娶周氏封孺人無子遺命立  
其從弟永之子而襲側室女一甫二歲許歸彭其以明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塋于蜜湖祖塋之次其叔父浣及泗致其宗  
兄漢陽守本用狀以來徵銘予與應占同生于辛亥而二父  
同官于廷尉其後同試于邑同升于朝又同歸于鄉非予誰  
宜銘者顧應占平生無留稿家復失火雖疏四事竟無一存  
者故狀述甚畧乃追憶而誌之始君之在娠也東軒公以周  
易筮之得井之九五故名之曰泉字之曰應占甫成童日記  
數千言屬詞滾滾遂有聲京師年十七與予偕試邑令吳公  
景駭之曰益當魁天下泉當魁于江西其後果然既發解入  
讀中秘書謂功名可立致稠人廣坐侃侃論天下事復以諧

謔濟其辯博又善奕往往屈其同列以是寡與合者獨雅善  
楊狀元慎數以策于石齋相國相國竒之遂留于翰林其後  
歸省于家三年復北上豪邁自負不隨俗類仰見逐勢射利  
者切齒欲折其角逆濠方煽亂能禍福人復以利餌縉紳獨  
應占倡言其惡激臺諫劾之劾者以是陞要階應占每見執  
其牙牌曰何從得此其人感謝曰劉先見劉先見云其泊臨  
清也時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撻以斃應占拊腹遠  
舟行自相荅問曰能黜以撻乎曰不能能驟進乎曰不能能  
戮乎曰不能曰是三不能不歸將何之及奉例外補也應占

自計與用事者有年誼或有場屋雅禮遇當異於衆及見于朝房立交一二語或坐之隅乃咄咄自悔曰癡男子乃以一官受人侮耶知厚者相率留之莫不能挽時盛暑旅邸湫隘又耻與人接而胸中磊塊日取醇酒澆之頽然獨醉蓋自是有酒病矣既歸日蒔花卉雜置山石與所厚高談縱飲夜分不止族屬數子指能以才畧聯屬之無少長智愚豐嗇皆歸心焉豪家有侮者以身任之雖勞且費不惜復居市之南樓隣黨而約之曰犯吾界者羣攻之聞者相戒勿犯或謂之曰仲尼之徒乃爲桓文事耶應占頤目曰咲豎子爲桓文不於

爲戰國乎予扶疾南歸應占過語輒移日常從容問曰曩辛未之夢也曰廟上流芳並千古今落落如此誰當爲流芳者予曰在德義不在爵位吾郡之人物必稱忠節稱廉介稱道義而高官豐貲不與焉至或有遺臭矣吾與子患不芳奚患其不流應占由裏語曰吾不能剛制于酒又以無嗣比女色此齊宣之疾也故雖善不能行予握其手曰蒙菴讀書萬卷獨不聞兩斧枯樹之危乎加餐可以養生寡慾可以種子子東軒公之金注也胡爲自輕如此應占感其言爲之止酒出宿于外蓋愔然有意矣旣而酒伴強之飲且諷之曰不近女

何由得子會隣有大構又以盛夏築室醫不能効疾亟猶屬  
其族捐所佃官地構祠以祀始祖族人皆掩涕辭色不變既  
革矣太淑人號泣問後事井井有條雜以戲謔竟不至怵惑  
云嗚呼以君之才與位與年宜展矣而遽廢旣廢矣衆謂將  
復起中丞劉公節疏薦之矣而竟不獲展然觀其覈田捕盜  
之畧亦可槩見也已田之覈也有田者胥忌之應占獨曰吾  
田連數都不爲少矣然終夜以思終不可以一身之私而廢  
一邑之公其後謗訕四騰當道亦眩矣草書數千言以達少  
叅朱公統辨析利害粲然如指掌竟賴其力以濟西益方熾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十二

應占揚于衆曰吾田連數都竟無一染者是何羣公之衆也  
無縱交通無避淵藪諸賊奴如狐兔耳衆畏惡其語掩耳  
走然貧弱至今誦之銘曰

瞻彼豫章風而揚噫飮之以水霜棟明堂噫中道而撥誰爲  
之殃噫三峰嵯峨蜜湖洋洋噫尙千百年莫之毀傷噫

祭王改齋文

嗟士習之儉圯兮紛闐然以媚世抱姑息以愛身兮其自底  
于不類謂友弗能兮燕游以爲賜謂君弗能兮忍面從而背  
諛肆吾兄之耿介兮審獨立于千仞遵周道而好修兮雖摧

輪而自信承文端之世德兮揚刺史之休光指文山以爲的  
分肅遺像於羨墻言溫而氣和兮若處子之喃喃遇不可而  
耻爲兮百賁育而莫奪求友生以自輔兮出肺腑以相告或  
指疵而糾過兮期交道之不辱旣得路而驅之兮徵徵言於  
先覺衆競謀於稻梁兮望岡梧以爲宿陳仁義於先帝兮曰  
吾侍從之臣與其脂膏以寵利兮孰與骭體而固貧牽荷裳  
以宵逝兮擊蘭漿於潮陽帶明月而陟韓山兮咲丹荔之飽  
嘗從義旗以東征兮誓齋齋其可捐及執馘之明發兮袖清  
風而亟旋比七載以賜還兮啟遺編於石室孰感恩而無報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十四

兮圖敬事而後食抗獻替于

經程兮曰予遠而汝弼詞嚴

而氣充兮上下爲之動色比國論之將搖兮獨憂憤而不食

曰是宗祧之大禮兮詎忍忘秦陵之德雖得請以南歸

兮寧伏闕以卽戮奚虎豹之嗥嗥兮竟駢首以就獄時予

艤舟于路河兮亟遣訊於桁揚辱手書以馳報兮曰心安而

無傷味詞旨之閒雅兮翫筆勢之飛揚羨進德之日新兮雖

顛沛而弗爽放吾纜以徐行兮將遲子於闕里登宮墻以四

望兮耿幽懷而莫語忽凶聞之日至今予悼首而不信徵兆

朕於夢寐兮尙對案而交詠及姑蘓而得賁兮賜一夕而九

迴向西風而痛號兮悵吾生之何爲豈天道之難諶兮抑斯  
文之不祥旅視飄飄兮四十而亡令女甄甄兮孰爲主喪灑  
血淚於桐川兮何以寄于西昌夜營營以至曙兮歲冉冉而  
改律欲馳辭以寫哀兮屢援筆而中輟念浩氣之發揚兮挾  
風霆而上征騎箕尾以容與兮超大初以爲隣所謂不依形  
而立者凜萬古以長存而凡執俎豆以獻春秋者孰非其來  
世之雲仍彼淫昏而永年兮羌無以異于杜櫟而其子孫之  
衆多若蠅蚋夢夢曠殘醜而競遺豕試度長以黎大兮將孰  
歸於殃慶維求仁而得之兮又奚虧於正命撫先民而慷慨  
兮聊以解予懷之悲攬杜蘅以掩涕兮馳椒糈而陳詞冀玉  
軟之周流兮按邊馬以懷家庶翩然而臨之兮撫晴雲於玉  
華嗚呼尙饗

祭義士謝魚洲文

人生兩間轉盼百年惟爲善而流芳與縱惡而遺臭乃影響  
之定機在古今而弗爽故善愛其生者爲麟爲鸞自戕其真  
者乃蛇乃豺雖同歸於幽壤終莫遁於鄉評昔在水夫之役  
吏首爲蠹增我一邑逾於百名衆口嗷嗷剥床以膚而莫有  
以身任之者嘗謝君之慷慨扣帝閭以陳辭頓巖廊之燭

遠咨撫巡以申枉服勞瘁肩寒暑凡三年而始白我父老子弟始獲息肩帖席而君以嬰疾纏綿遂至不起凡我善類哀恫相吊靈輻將駕薄奠一觴用彰尙義之風以勵懿德之好靈爽如在尙聽茲言

巖溪橋上彭方塘墓碣文

余自陳南歸懼聖道之湮微恥師門之重負迺與同志之士切磋於良知之學於是東會於石窩而東之彥以集比會於九峯而比之彥以集南會於崇福而南之彥以集逮會於西懷比原之風格壯葛許之遺址乃由龍雲入武功迻而往

東廓邨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十六

於煬岡之墅巖溪之士集者尤眾彭焮時光族之彥也肅衣冠而進曰焮少也顛恫未嘗學問今聞夫子之教若將有志焉竊懼齒髮之將衰無能爲也夫子試言之今易知度吾所能爲之東廓子曰子亦聞程伯子不學便老而衰之言乎夫五十而艾六十而高衰與老若在年也而君子定諸學者豈謬言以欺人哉君子之老壯在志氣不在血氣也五十之趙孟諄諄如六七十者而九十之衛武猶曰無以我爲耄其交倣之意可見矣子之年視衛武何如而可以趙孟自處耶且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孩提之愛及長之敬堯舜之至也子試

觀之執籩豆於宗廟之間未施愛而愛焉片長幼於嘉會之際未施敬而敬焉卽此愛敬之端卽此孩提之初也擴而充之堯舜在子矣故吾患子之不爲耳奚患其不勝時光欣然而起曰吾謂斯道之大直是峻絕今聞若易易然請從事於斯以不愧孩提於是四肅拜而退築室於煬岡之隅求友朋之專靜者居之蓋將終身爲斯道計矣迺昊天不勅遺越二載而遂以疾終計耶嗚呼可慨矣以時光之志而天奪之速子亦奚禁其悲每朋輩聚講語及時光未嘗不歎文之在西若是乎是其不振也辛亥之歲再會煬岡求時光之兆而履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十七

之蓋亦志其追思無已之情云爾光之二子長曰稼次曰積泫然流涕曰昔吾先人從事夫子築舍於煬岡爲二十年規今坏然邱墓之餘爲人子者其將若何余曰大壽無年將焉用久從古以來種種於地牕而熙熙然冒遐齡者肩踵林立矣迨其歸化之日若浮埃棲塵無復可見於天地間三十之回至今讀其書按其行事若聞其聲欬想見其狀貌何壽如之生之親吾聞其好施而不吝可以語惠能忍而不爭可以語讓而其晚年卓然有志於堯舜之道則又舉其惠與讓者而文之以禮樂矣今試詢之所識其贊誦不啻其口則一家

一鄉之壽其孰能過之汝二生毋徒泣然已也法其不吝者以廣惠可以成仁法其不爭者以廣讓可以成義以此繼志以此述事則精舍之業不在其身在其後之人矣其爲壽也不益不乎二生反袂拭面再拜而謝曰富哉言乎修短化矣請刻於石樹於兆以壽吾親之志以終夫子之教以佑啟我後人法祖攸行之心予曰曷哉二生能用敬矣予何靳於言乃遂爲之銘銘曰滔滔兮千古泯泯兮下土暴暴兮君子所惟子之恂恂兮曾氏之魯惟子之兢兢兮衛公之武中道而撥兮誰爲之阻尚有合儀兮鞭爾衰駟宅茲龜山兮歸然一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十八

方之天府

卷十終

07381





